

五禮通考

至自
百百
九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51)		
函號	別	5	1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

淺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都察院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完

參校

吉禮一百七

太子廟

禮記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

孫注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于廟之與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

方氏慤曰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

尊而祭卑故曰下祭

應氏鏞曰祭及于五所愛者遠也祭止于適所重正

統也

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

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

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厭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

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于陰厭之者有于陽厭之者

馬氏彥醇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于陰者宗子之殤

而無後者厭于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

尊矣則以特牲即于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

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

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

人者從祖祔祭而已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孔子更為辯云

若宗子為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

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同昭穆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

不以父服服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其吉祭特

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用特牲者專宗子

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

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于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疏此宗子殤死祭于祖

廟之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

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如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

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

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其弟

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

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熊氏曰殤與無後者祔祔與除服二

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

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

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壇祭之

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于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

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

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

以下祭子而止疏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

皆宗子大功內親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于當室之明白

顯露之處為之設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

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

弟無後祭之當于宗子祖廟一是諸父無後祭之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

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

也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

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

特士禮耳然以士禮推之曰陰厭曰陽厭則王之祭宗子殤其亦在廟乎疏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是雖指凡殤而言然適子之殤其不得別立廟也審矣凡殤不可無祭而况宗子乎况承天下社稷之重者乎禮陰厭主與重大宗也祧則同祧為親盡也王下祭殤之禮可知也已

右王下祭殤

吳志孫登傳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是歲立登為太子立凡二十二年三十三卒謚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

陵

晉書惠帝紀永熙元年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夏四月甲午追復故皇太子位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永寧元年正月乙亥趙王倫篡帝位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乘輿反正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懷帝本紀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

禮志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祠部郎中徐邈議太子太孫陰室
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
食之孫與之俱毀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
人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廢太子為
庶人明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
巴豆杏仁丸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時
年二十三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冊復太
子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三子彰臧尚並與
父同幽金墉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立為皇太孫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

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
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謚曰冲太孫

杜氏通典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
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
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
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
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
之身未准大夫祭用七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
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
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
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
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

五十五
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禋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繼嗣之身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例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梁書昭明太子傳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歛以袞冕謚曰昭明

五月庚寅葬安寧陵

哀太子傳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太清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承聖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蕙田案自魏以前太子之薨立廟與否不可得稽晉則祔于太廟陰室元太常博士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

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然則立廟奏樂其始于齊梁間歟

北魏書恭宗紀恭宗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東宮賜謚曰景穆

唐書孝敬皇帝傳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詔曰太子櫻沈瘵疾朕須其痊復將遜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結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謚為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帝自制睿德紀刻石陵側妃薨謚哀皇后無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詔以主祔太廟號義宗開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詔可于是罷義宗廟

蕙田案父在子沒追謚為帝此高宗獨創之制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為一廟呼為七太子廟以便于祀享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

蕙田案七太子章懷節愍懿德惠莊惠文惠宣及隱太子也此云惠文宣恐有脫字元宗子靜德太子亦當作靖恭太子

通典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

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
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
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
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
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
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
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
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殞身
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
將來昔嫫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
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
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
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

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
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
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
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非漢恩求枉者深所
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
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
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
稟殊恩式創陵寢一著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
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循虞祀書稱咸秩
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
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黷
繫亦猶生者之開茆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
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豈必

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唐書陳貞節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祠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于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聲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耶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祀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

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
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于上伯祖也服
總章懷伯父也服菴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
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
其言于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他如舊

舊唐書音樂志享隱太子廟樂章六首

貞觀中撰

迎神用誠和 道闕鶴關運纏鳩里門集大命俾歆
嘉祀禮亞六瑚誠殫二簋有誠顯若神斯戾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歲肇春宗乾開震長瑤山既
寂戾園斯享玉肅其事物昭其象絃誦成風笙歌合
響

迎俎用雍和 明典肅陳神居遂起春伯聯事秋官
相禮有來雍雍登歌濟濟緬惟主鬯庶歆芳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三縣已判歌鐘列六
佾將開羽鉞分尚想鷺飛來蔽日終疑鶴影降凌雲
武舞用凱安 天步昔將開商郊初欲踐撫戎金陣
廓貳極瑤圖闡鷄戟遂崇儀龍樓期好善弄兵隳震
業啟聖隆祠典

送神用誠和

詞同迎神

又隱太子廟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出

迎神 蒼震有位黃離蔽明江充禍結戾據災成銜
冤昔痛贈典今榮享靈有秩奉樂以迎
送神 皇情悼往祀儀增設鐘鼓鏗鏗羽旄昭晰掌
禮云備司筵告徹樂以送神靈其鑒闕

章懷太子廟樂章六首

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

姑洗宮

副君昭象道應黃離銅樓備德玉裕

皇道方卷三皇太子廟

成規仙氣靄靄靈從師師前驅戾止控鶴來儀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忠孝本著羽翼先成寢門

昭德馳道為程幣帛有典容衛無聲司存既肅廟享
惟清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 羽 通三錫允明兩承英太山比

赫伊水聞笙宗祧是寄禮樂其亨嘉辰薦俎以發聲
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 商 羽籥崇文禮以畢干

鉞奮武事將行用捨由來其有致壯志宣威樂太平
武舞作第五夷則 角 綠林熾炎歷黃虞格有苗沙塵驚

塞外帷幄命嫖姚七德干戈止三邊雲霧消寶祚長
無極歌舞盛今朝

送神第六詞同 隱廟

懿德太子廟樂章六首神龍 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 宮 甲觀昭祥畫堂昇位禮絕羣后望尊

儲貳啟誦慙德莊丕掩粹伊浦鳳翔緱峰鶴至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譽闡元儲寄崇明兩玉裕

雖晦銅樓可想絃誦輟音笙歌罷響幣帛言設禮容
無爽

迎俎酌獻第三大呂 羽 雍雍盛典肅肅靈祠賓天有聖

對日無期飄飄羽服掣曳雲旗眷言主鬯心乎愴茲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 商 八音協奏陳金石六

佾分行整禮容滄溟赴海還稱少素月開輪即是重
武舞作第五夷則 角 隋季昔云終唐年初啟聖纂戎將

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靜三邊仁恩覃萬姓
送神第六詞同 隱廟

節愍太子廟樂章六首景雲中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儲后望崇元良寄切寢門是仰馳道

不絕仙袂雲會靈旗電晰煌煌而來禮物攸設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灼灼重明仰承元首既賢

且哲惟孝與友惟孝雖遙靈規不朽祀因誠致備潔

玄酒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羽 嘉薦有典至誠莫愆畫梁雲

亘雕俎星聯樂器周列禮容備宣依稀如在若未賓

天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邕邕闡化憑文德赫

赫宣威藉武功既執羽旄先拂吹還持玉鉞更揮空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武德諒雍雍由來掃寇戎劔光揮

作電旗影列成虹霧廓三邊靜波澄四海同睿圖今

已盛相共舞皇風

送神第六詞同隱太子廟

隱太子傳隱太子建成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死年三

十八太宗立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

章懷太子傳章懷太子賢皇太子薨立賢為皇太子調

露中廢為庶人開耀元年迫令自殺神龍初陪葬乾陵

睿宗立追贈皇太子

懿德太子傳懿德太子重潤高宗改元永淳是歲立為

皇太孫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武后杖殺之神龍

初追贈皇太子及謚

節愍太子傳節愍太子重俊神龍初為皇太子武三思

挾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

主常教主辱重俊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矯

發兵殺三思崇訓趨肅章門入索韋后后挾帝升元武門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為左右所殺睿宗立加贈謚陪葬定陵

惠莊太子傳惠莊太子撫垂拱三年始王恒睿宗立進王申開元八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文太子傳惠文太子範初王鄭進王岐開元十四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宣太子傳惠宣太子業始王趙進王薛二十二年薨冊書加贈及謚陪葬橋陵

蕙田案以上諸太子即所謂七太子是也其實懿德惠莊惠文惠宣生時並未立為東宮歿後乃追冊耳

冊府元龜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

卿事開成三年二月起與太常少卿裴泰章太常少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常博士崔立等狀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常寺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羣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勅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為七太子廟又准大歷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為姪以姪祔叔獻享得宜

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靖恭太子傳靖恭太子琬始王郵徙王榮及薨詔加贈
謚

恭懿太子傳恭懿太子紹始封興王上元元年薨冊贈
皇太子

蕙田案此二太子廟亦係薨後追冊者

昭靖太子傳昭靖太子邈上元二年始王益昌進王鄭
八年薨

文敬太子傳文敬太子諒見愛于帝命為子貞元十五
年薨追贈及謚陵及廟置令丞云

惠昭太子傳惠昭太子寧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帝
即位進王鄧于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
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

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
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覲之端乖慎重之義非所以
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更名宙明年薨
懷懿太子傳懷懿太子奏始王漳太和八年薨贈齊王
帝哀奏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

悼懷太子傳悼懷太子普寶歷元年始王晉文宗愛之
若已子嘗欲為嗣太和二年薨帝惻念不能已故贈卹
加焉

莊恪太子傳莊恪太子永太和四年始王魯六年遂立
為皇太子開成三年暴薨

蕙田案此六太子惟惠昭莊恪係生時立者
餘皆追冊又宋諸太子如昭成太子元僖悼
獻太子祐獻愍太子茂皆追冊者欽宗太子

諶高宗元懿太子尊孝宗莊文太子愔寧宗景獻太子詢皆生時立者惜志傳俱不載其祔廟立廟之事莫得考焉

遼史順宗傳順宗名濬道宗長子八歲立為皇太子薨諡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

金史熙宗二子傳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開殿三月戊午冊為皇太子十二月薨諡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

蕙田案子殤塑像熙宗初也

顯宗紀顯宗皇帝諱允恭世宗第二子大定五年六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庚申崩賜諡宣孝太子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追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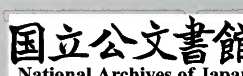
太子弘為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廟于衍慶宮後祭用三獻樂用登歌

禮志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于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于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墉內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甃無缺角及東西門外垣正南建三門一屋左右翼廊二十間神厨齋室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遷畫像神主用粟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于背省部遣官于本廟西南隅面北設幄次監視製造訖其日晚奉神主官奉神主承以箱覆以帕捧詣題神主幄中

次日丑前五刻題神主官與典儀并禮官詣幄次前題神主官詣壘洗位盥手悅手訖奉神主官先以香湯奉沐拭以羅巾題神主官就褥位題謚號于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書用光漆摸訖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紅羅帕藉以素羅帕詣座置于匱乃下簾幃侍衛如式俟典儀俛伏跪請備腰輿傘扇詣神位道引侍衛皆減昭德廟儀祭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初獻于皇孫皇族亞獻或皇族或五品以下有差樂用登歌量減用二十五人其接神奏無射宮陞降徹豆則歌夾鐘牲羊豕各一籩豆各八簋簋各二登鉶各一其餘祭食亦量減之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奉神主入廟牲牢樂縣官給影廟皇孫奉祀

初獻升殿夾鐘宮承安之曲 有膋斯牲有馨斯齊美哉洋洋升降以禮禮容既莊樂亦諧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 於惟光靈孝德昭宣高麗有奕來寧來燕於薦惟裕既時既蠲從我列祖載享億年
 亞終獻和寧之曲 金石和奏豆籩惟豐祠宮奉事齋敬精衷笙吟伊浦鶴駐緱峰是保是饗靈德無窮徹豆夾鐘宮和安之曲 寢廟奕奕今茲其時明稱肇祀將禮之儀侯安以懌羞嘉且時樂闋獻已神其饗思

莊憲太子傳莊憲太子名守志宣宗長子也貞祐元年閏九月立為皇太子三年正月薨謚莊獻立其子鏗為



皇太孫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元史祭祀志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太

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

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

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例設令丞

歲供灑掃斯皆累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時中書翰林

諸老臣亦議宜加謚立別廟奉祀遂謚曰明孝太子作

主用金三十年十月朔皇太子祔于太廟

元史紀事本末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

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建別廟以奉神主

至是祔于太廟

裕宗傳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中統

十年二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二年薨

文宗紀至順元年十二月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

為皇太子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薨壬

辰命宮相法里及給事者五十八人護靈輦北祔葬于

山陵三月甲申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

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

續文獻通考文宗又命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祖宗

故事

宗室世系表成宗皇帝皇太子德壽早薨泰定皇帝四

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三小薛太子四允丹藏卜太子

俱早殞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次二

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早隕

明史興宗傳興宗孝康皇帝標太祖長子也洪武元年

正月立為皇太子薨祔葬孝陵東謚曰懿文

羣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

七

懷獻太子傳懷獻太子見濟母杭妃始為郕王世子及
郕王即位景泰三年五月廢汪后立杭妃為皇后立見
濟為太子四年二月太子薨謚曰懷獻葬西山天順元
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太子傳悼恭太子祐極成化七年立為皇太子薨
哀冲太子傳哀冲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殤
莊敬太子傳莊敬太子載懋嘉靖八年世宗將南巡立
為皇太子二十八年薨帝命與哀冲太子並建寢園歲
時祭祀從諸陵後

憲懷太子傳憲懷太子翊鉞穆宗長子生五歲殤贈裕
世子隆慶元年追謚

熹宗諸子傳懷冲太子慈然悼懷太子慈焞獻懷太子
慈炘俱殤

右歷代太子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太子廟

七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真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八

諸侯廟祭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 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

陳氏禮書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

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

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

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

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廟其說無据

蕙田案陳氏謂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

與疏不同朱子答汪尚書曰政和之制二昭

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

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可以備

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陳氏為優

祭法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

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者降天子

故止有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甲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

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祭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墀受祭也

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鄭

氏謂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

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据

右諸侯廟制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

先祖及國之用

王制寢不踰廟

詩大雅絲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翌翌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則以索縮其版築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翌翌然乘聲之候當為繩也

何氏楷曰作起也亦拘造之謂廟宗廟也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

者皆齋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廟祭

加鄭元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徙之日君元服從

者皆元服從至於廟注廟羣臣如朝位注列於廟門外君入立

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宗人擯舉手曰有

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再

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注言

遷代不言國注卒不奠幣者禮畢矣君及祝再拜興

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注不言

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

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

就車也注皆就車謂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注神車祝為左

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注始自外來樽於西序下注四時之祭在

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注記因卿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

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注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

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注東西侯也祝就

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注走疾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

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詩云潔蠲為君及祝再

拜君反位注東廂祝徹反位注西廂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

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注事

主藏衣服欲幣注所以乃曰擇日而祭焉注所以

徹几筵之等注所以

右諸侯遷廟

蕙田案諸侯釁廟見前釁禮

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鄫入於齊公羊傳魯子曰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為讐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

祀存姑姊妹疏季為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以存

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陳氏禮書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

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

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鄫入於齊公羊傳曰紀季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

也

右附庸五廟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傳禮天子諸

侯黝堊注黝堊黑色按黝黑也堊謂白堊也大夫蒼士黻注黻黃色丹楹非禮也二十四

年春刻桓宮桷注桷椽也方曰桷員曰椽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礲之

加密石焉注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注非正謂刻桷丹楹也

蕙田案此魯廟飾非禮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注躋升也僖公閱庶兄繼閱而立廟坐宜

次閱下今升在閱上故書而譏之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

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

五禮通考卷三十八 諸侯廟祭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為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臣位應在下今居閣上故曰逆祀臣繼君猶子繼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濟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綠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裕嘗裕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昵以致雉雒之變然後率修禮文公顛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疏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范云文公顛倒祖考則是僖在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况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伯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元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諸侯廟祭

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母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注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穆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蕙田案昭穆之序百世不易兄弟同昭穆則同廟異室躋僖為先閔也兄弟叔姪之分不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不可以亂昭穆左傳杜注孔疏說皆不刊詳見前廟祧昭穆條下又案此魯廟逆祀非禮也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疏周公稱太廟者即世室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

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蕙田案此魯不修廟非禮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宣公之宮也注以無宣公之宮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官廟其言三日哭何注指桓僖宮災廟災三日哭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

哀公三年左氏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為天所災也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廟祭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疏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

王氏安石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元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通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此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者得以大之欲以此周之文武也

蕙田案此魯祭廟制非禮也

詩魯頌閔宮有佻實實枚枚傳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稷宮也箋閔神也

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疏毛以為將美僖公先言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述其廟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賭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閔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閔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閔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閔為名釋詰云誌神慎也俱訓為慎是閔神為神閔與誌字異音全故閔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顯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新廟閔公廟

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

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注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傳寫悞耳蓋音盍扇戶也皆

也絕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注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

麗節文注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

其功巧蓋貴之也揚氏曰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注少異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非無良材蓋曰貴之也非無良材大木

附辨孔氏魯有九廟

王制孔疏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併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

蕙田案魯禘祭文王以周公配即在周公廟中亦猶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並未另立文王之廟謂魯有姜嫄廟蓋據閼宮頌赫赫姜嫄言之然詩乃追述魯所由封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上及於姜嫄閼宮非祀姜嫄之詩魯亦何緣有姜嫄之廟孔說非也武宮煬宮旋廢旋立不在廟數魯實有七廟耳

右魯廟

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齊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注按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

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悞當以周禮齊右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齎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詩召南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于以采芻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禘禘薄言還歸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箋公事禮記主婦髮髻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和禘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事禮記主婦髮髻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和禘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蕙田案諸侯祭禮其裸獻朝踐饋食醕尸之

節皆上同天子已詳時享門至其等殺之微

差儀文之小異則經傳無可考見今取傳記

之言諸侯祭禮者著於篇學禮者通其意可

也至通典所序諸侯祭禮與大夫士同恐未

可據故不錄

右諸侯宗廟正祭

禮記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諸侯禘則不

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諸侯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

禘

蕙田案詳見禘禘門

右諸侯時享牲禘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

告朔於邦國

注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疏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

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

故縣之於中門匝日歛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

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

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鄭鏗曰恐其不告也故不

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

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

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

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

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

五書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廟祭

公羊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蕙田案周禮司尊彛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玉藻疏春秋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並從後鄭不知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

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

時政也何以爲民穀梁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殘之數非皆不用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公羊傳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

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証之則此義精矣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

左氏傳疾也穀

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注每月天子以朔政班於諸侯

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

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

可言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

正於廟也

注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馮氏椅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蕙田案古天子頒正朔於天下均次每月所

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

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

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大史

頒告朔於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並云

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

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

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今以經傳所云告朔者入此卷其云聽朔者別入嘉禮朝賀門

又案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譏閏月不告朔蓋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

舉故左氏以為棄時政是也公羊以為天無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為証並以不當告為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猶為可已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別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彛朝享及祭法月祭為說豈知朝享乃大禘之祭且有裸獻朝踐饋食之文其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無與牽合三禮為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右諸侯宗廟告朔

通典後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圖書集成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眾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書高陽王睦傳睦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卽祀相立廟祀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子孫之始祖耳詔下禮官博議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祀卽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為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為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為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

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為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為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為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

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得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以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

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禮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物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徐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蕙田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無兩國並祭之禮劉喜虞喜之說同為正義至諸侯奪宗蓋又別自為義不得牽混

宗元按兄弟並封祭歸嫡子固宗法之常禮之正也然是乃但有封爵未嘗建國則同在京師自可助祭於宗子之家耳若遂建國則必宗廟與社稷並建方成為國豈有有社稷而無宗廟之國耶此禮不知如何夫王子出封則諸侯不得祖天子固不得立廟既非王

子則或援宗子去國之禮而用庶子攝祭之儀但少減殺其數仍與宗法不亂其亦可通歟且王子始封竟曠世無宗廟亦恐非體或立廟而姑虛其位耶抑別有法以通之耶謹識所疑以俟明禮者正之

通典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

荀氏祠祭云今祭六代未立廟變以廳事為祭

室須立廟如制備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

行事為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闕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義云祭以首時及臘

注首時者四時之初月

歲凡五祭將

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

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

施位

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

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

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饔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甗於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酌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餽畢酌醑一周止佐徹神饋饌於室中西北隅以為厭祭既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

為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
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
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

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
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
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
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
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
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

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

曰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

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

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

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

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

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

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

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

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

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

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

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

元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

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

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蕙田案孫毓議極是可為諸侯宗廟之準繩

矣

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博士孫繁議按禮凡告

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筥載以齋車每舍殿焉今王之

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

五言〇二
以犢車二主同載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停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蕙田案此遷廟議不悖於古

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他祏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祏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祏於諸侯祏與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祏於天子冲王則宜祏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祏長沙

景王廟詔可

蕙田案冲王殤祏諸祖之廟爲王者徐議是孝武帝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祏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祏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蕙田案始封無後暫祏王廟上卿主祭俟立後立廟此議甚允

通典大明七年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
 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不祀尋國未
 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
 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敬詔
 可

宋書禮志大明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
 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
 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
 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
 準豈容虛闕丞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
 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為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
 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
 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蕙田案此與前庾蔚之議同

北魏書禮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
 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
 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
 廟鄭元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
 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
 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
 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元云
 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
 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
 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
 儒精義當今顯証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
 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入也不祖公子鄭元云謂後世

晉三
禮記考卷八
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
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
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
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
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
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
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
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
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
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
廟及於五元孫已后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
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

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
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
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
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
責實理貴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薦虛名取
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
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
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
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
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
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
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
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祧

孫卿曰有天子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辭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曾

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后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出居正位耳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蕙田案王延業謂高祖之父不當立廟義本注疏其理為長盧觀欲以高祖之父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義無稽據澤左盧右王所見最的

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

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
 室厦頭徘徊鳴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
 祔祭儀法執事立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
 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
 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
 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
 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
 典祠廡併厨宰東為廟長廡併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
 之所詔從之

隋書禮儀志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
 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

通典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
 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文獻通考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護
 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
 牢仍給鹵薄

燧北平
莊武王

宋史禮志高宗時少府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
 韋淵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文獻通考宋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
 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
 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騏以禮難行
 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
 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彥博曾酌唐制為
 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
 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

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器祭者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
 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
 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眾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
 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為鬯蓋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
 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灌為重舉其重以
 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為祭器可以
 傳遠今以竹木為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
 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
 俾祀官定當用之式續圖以卑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寧宗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
 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
 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頒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紊

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籩豆皆十有二簋簋皆四
 壺尊壺罍釶豆俎登洗皆二爵坩燭臺皆二坩一及巾
 杓筐以髹匣載以腰輿束以紫條請下文思院製髹匣腰輿皆十
紫紬帶十月己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嚴州張宗愈奏
 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勛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
 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鐫誌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
 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鄜武僖王光世復辟
 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王圻續通考孔氏家廟在衢州府西宣聖四十八代孫
 襲封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
 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滁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

廟墓次祀之以其鄰家宥氏世爲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立楊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楊王淳皇后父陳某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在下縣盱眙宣崇華表兼建廟祠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省建廟盱眙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勅立滁陽王廟碑於墓所先是廟成上親稿王事實召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稱王勇悍善戰唯不屈人下初元亂上避兵入濠王識上非常人遂以孝慈皇后妻之且屬以兵事多密謀以故上起兵定天下王之力也後王卒歸葬滁州王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一女入爲上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元年上正大位追思實帝

業所始乃封爲滁陽王建廟墓所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至是勅賜樹碑是年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孝慈皇后父也王缺嗣息至是追封爲王妻鄭氏爲徐王夫人祠廟立於太廟東以祭既而稽古無文乃即王所生里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蕙田案自漢而後封建不復常行王朝卿士雖位極班聯而無分茅胙土之實此古今一大殊制也朱子答汪尚書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此論似爲

得宜通典諸侯士大夫祭禮合為一門通考
雖分為二然以未封爵之卿士俱入諸侯門
似為未協今竊取朱子之意以晉爵為王者
列於諸侯餘五等則歸一品二品班大夫士
廟祭焉

右漢至明諸侯廟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覓曾

李太葆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參校

吉禮一百九

大夫士廟祭

禮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

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疏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註非別子始爵者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卿

即大夫總號故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鄫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陳氏禮書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一疏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

朱子或問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

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礪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

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蕙田案注謂大夫士無主非也詳見後立主條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

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又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楊氏復曰前一條謂澤有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

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為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

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為魯桓公之別子既為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為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為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

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出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為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為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

雖據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或曰此為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五經文
五禮通考卷百九
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蕙田案封君別子有不可立廟者而祖考之祭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自有司其祭者馬氏闡發至此可謂

精矣其謂後世宗法既亡不得執二廟一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古今異宜當隨時為之損益意亦甚善然此仍泥乎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之說而不知二廟一廟者之或祭及高祖或不及高祖皆當以宗法而定也蓋廟數以兩而降係乎貴賤而不定宗法以五為斷不係貴賤而有定兩者並行不悖以無定之廟合有定之宗不以廟多而有加乎宗亦不以廟少而有損乎宗此古今之通義又何異宜損益之足云

萬氏斯大曰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大夫士不得常祿祿而及於高祖

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植祭而不祫耳
 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士大夫不得祭
 高祖祫祭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祔禮小記曰
 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
 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
 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
 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
 徵之於服制喪服為曾祖齊衰三月注為高祖服同
 蓋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
 父為長子三年為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
 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元孫承重於高曾亦應為
 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
 所安乎復徵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
 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
 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為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
 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本程豈聖人之
 所許乎即還証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夫惟適元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
 得祭者悉宗之而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
 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無繼高祖之宗矣然
 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
 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
 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
 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於高
 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

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為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犴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蕙田案大夫士宗法立廟之禮繼禰小宗宜立一禰廟繼祖小宗宜立祖禰二廟繼曾祖小宗宜立曾祖廟為三廟繼高祖小宗又宜立高祖廟為四親廟繼別大宗宜立始祖廟統凡五廟然惟諸侯具五廟大夫則三廟士則二廟官師一廟而已說者謂一廟無祖廟

二廟無曾祖廟三廟有太祖廟而無曾高二祖廟則王制之廟數不與宗法相刺謬乎曰非然也程子云三廟二廟一廟雖不同皆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此為至論萬氏詳考而證明之為不易矣蓋廟之體制相同而貴賤之多少有等惟天子諸侯每世一廟每廟一主若大夫士不必皆一廟一主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為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大宗而為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廟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

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為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而廟有二主三主四主矣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蓋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其主在廟中則或以高祖居奧而昭穆南北向倣古制也或同堂異室而自西而東鬼神尚右也別見朱子家禮如此則王制與宗法相符鄭氏不知

此於不祭祖則曰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於不祭禰則曰宗子庶子俱為下士牽制格礙理難通矣

辨郝氏敬大夫難立三廟

郝氏敬曰大夫必立三廟則大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廟不多於民居乎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為大夫子為士則條與條毀祖考席不

援暇

任氏啟運曰大夫之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大夫則主其祭宗子不為大夫而庶子為大夫則宗子攝其祭禮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也大夫身為父之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為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禮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私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于宗子家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

無大夫則以廟行庶子居者為壇望墓以祭宗子去國而庶子為大夫則大夫攝其祭宗子庶子皆非大夫而曾祖為大夫則其廟未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倏興倏毀者乎郝氏訾禮類多妄談不可不辨

右大夫士廟制

禮記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

親注有事有所事也一疏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郊特牲直祭祀于主

注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疏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

於西圃

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函

陳氏禮書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

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辨注疏諸家大夫士廟無主

文獻通考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苜為鼓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鼓鄭志張逸周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侯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春秋哀十六年左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祔於西圃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借為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借為之主耳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

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

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

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

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

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北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柩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

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况臣聞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詔依懌議

汪氏琬大夫士廟當有主說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元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

五章三
足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
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
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
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芻爲菹此不根
之辭以臆叛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
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
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
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
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
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
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祔之舉以
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
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祔

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
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
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
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略與重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
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蕙田案坊記祭祀有尸宗廟有主夫尸暫也
祭則有之主常也廟必有主尸與主皆所以
依神祭既有尸廟必有主明矣此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所同不可謂非確據也張子曰有
廟即當有主蓋廟者主之廟也主者廟之主
也言廟則主見矣乃鄭康成許慎忽爲大夫
士無廟主之說徐邈清河王懌及近世汪氏
辨之特詳鄭氏云然以儀禮特牲少牢未明

言之故耳今考鄭注郊特牲直祭祀于主云
 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之為也則鄭固已據
 儀禮而釋之矣少牢禮祝酌奠主人再拜稽
 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是時鼎俎既
 陳設黍稷薦釔毛謂之陰厭尸尚未入室也
 西面者向與也宗廟之主設於與故主人向
 而拜之若無主則主人何所憑而西面又何
 所憑而拜祝又何所憑而祝乎且尸以主分
 廟以主別無主則一廟二廟三廟祖考何以
 別耶左傳云祔而作主記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祔於高祖之
 廟矣妾祔有主祖反無主耶况神之憑依也
 自設重而已然故曰重主道也公羊曰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蓋神不可一日無依故始死依重既虞則重
 埋而桑主作練則桑主埋而栗主作栗主吉
 主也祔廟故稱吉若不祔何吉之云重與主
 皆神之所依豈有依在喪而不依在廟乎此
 皆理之所必無者夫儀禮之言尸不言主者
 尸動象也主靜者也動則迎之安之坐於堂
 入于室有獻有酢有飽有醕不得不詳若主
 本在廟室之奧藏之祔設之几筵拜之而已
 祝之而已何必明言以舉之耶况主尊尊則
 宜諱通典曰主在尸之南是主也尸也皆神
 也一言尸而主在矣又何必言

觀承案禮有無廟無無主廟之有主本無可

疑况以尺寸長短差次其間則公卿大夫士亦不至略無等殺固可見之施行而無嫌也

右大夫士廟主

詩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朱子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與也

劉氏瑾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嫡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

無主婦可也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方氏慤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主祭於外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內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注夫婦皆齋當

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疏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

大宗之外事小宗子亦然

張子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子幼

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

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

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陳氏澔曰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

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

謂陽厭陰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

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

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馬氏晞孟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

陳氏禮書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介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蕙田案以上宗子常祭之法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主別子之祭小宗主高祖之祭小宗宗大宗則

助祭於大宗之廟宗小宗者則助祭於小宗之廟也陽厭陰厭皆宗子之祭詳見諸侯宗廟條

禮記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疏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為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疏庶適俱是人子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此言父庶則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于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應氏鏞曰注適士下士之說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蕙田案廟制宗法雖並行不悖却是兩事支子不祭明宗法也與廟制無涉注疏多牽涉以釋祭禮總不知廟數有定而宗法自有常耳應氏說是

黃圭
五禮通考卷三
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陳氏禮書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又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

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小記鄭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

蕙田案以上支子不祭之正法為小宗者不得祭別子之大宗為小宗之庶者不得祭小

宗之祖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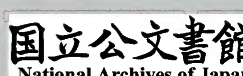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朱子曰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畢竟未安向見范氏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勝於位祭訖焚之不得已此式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于長子但或一獻無祝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

某薦其常事

注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

方氏懋曰宗子為之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為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

蕙田案士一廟二廟大夫當立三廟今庶子

為大夫不得立廟重宗法也祭於宗子之家

則宗子之廟不止祖禰矣此士廟得祭曾祖

之明證也而注疏乃云寄曾祖廟於宗子之

家因拘泥而生穿鑿何其舛也明文衡有云

寄廟之說經無明文是崔氏臆說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

不配

注皆辟正主厭厭餼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享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徹薦俎致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

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疏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錫南復以辭享告神是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設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于西北隅門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者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為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餼今攝主謙退不為陽厭似若神未厭然也

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

陳氏滯集注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于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于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

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于賓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

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

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

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

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

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

也

也宗子死言祭于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沒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疏

陳氏滌集注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

食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

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祭之

蕙田案以上支子祭宗廟之權法

又案宗法祭禮大宗祭太祖之廟一也小宗

繼高祖者得祭高祖之廟繼曾祖者得祭曾

祖之廟繼祖者得祭祖廟繼禰者得祭禰廟

二也凡支子不為後者皆不得立廟主祭三

也支子助祭于宗子之家四也有故而祭必

告於宗子五也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六也宗子去國支子攝祭

不備禮七也庶子無爵則望墓為壇八也宗

子有厭祭支子不祭殤與無後九也凡此皆

以宗法定祭禮大夫士皆統之不關三廟二

廟一廟也無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三廟祭曾

祖之異也論禮者尊經而屈注疏可也

右宗法祭禮

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趙氏伯循曰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

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方氏慤曰大夫止于三廟士止于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祿然後及之故曰干祿及其高祖祿人君之祭非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有祿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祿禘天子之事也祿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祿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祿其毀主

蕙田案此祿祭時祭之等差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宜取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方氏慤曰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

蕙田案此有田無田之等差

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注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鼎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

蕙田案此先後貴賤之等差

春秋桓八年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士

不及前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禘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般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

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豚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蕙田案傳云士不及前四者云云以士亦有

祠禘嘗烝四祭不幾於僭乎蓋再祭再薦亦

彷彿是四者之義傳因上文而順言之耳何注

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案儀禮特牲少牢

皆室中饋食之事無堂上朝踐之事若指儻

尸於堂言則儻尸止當得繹祭並非正祭未

免附會

邱濟大學衍義補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族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

蕙田案此據公羊注有四祭三祭再祭之等

差然於經無考

右祭禮等差

曲禮士祭其先

疏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五禮通考卷三 大夫士廟祭

程子曰冬至祭始祖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立春祭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語錄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余正父謂祭始祖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為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蕙田案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之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茫渺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與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為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為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

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為始遷之祖
 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
 宜奉為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為公卿者雖
 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
 者等其子孫奉為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
 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
 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即此類乎故或建
 為宗祠或合為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
 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為百世不遷之祖
 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
 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
 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大不得祭始祖而謂之
 為僭也惟程子謂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則

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
 乎

觀承案始祖先祖之祭誠然似僭難行邱氏
 以累世同居者通之今更以宗法別子之例
 廣之洵斟酌盡善矣愚謂更有可廣者先世
 有德行道藝聞於時雖爵位不顯是亦古之
 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而子孫豈不
 可以俎豆終古也耶

右祭始祖先祖

禮記喪服小記士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
 妻祔於諸祖姑疏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

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祔以首妻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

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蕙田案天地之道陽奇陰偶故易稱貫魚書嬪二女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詩之樛木螽斯明后妃不妬忌之德禮稱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蓋娶妻之道奉祭祀一也重嗣續二也成家室三也豈止一配偶之義云爾哉况記明言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則再娶之祔廟審矣朱子以唐人之議為允豈非千古之定論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陳氏澔曰虞卒哭在寢祭婦也

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

妃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陳氏皓曰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

曲禮 餽餘不祭 父不祭 子夫不祭 妻

注餽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朱子語錄 父不祭 子夫不祭 妻此承上面餽餘不祭說蓋謂餽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餽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也賜食則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夫祭妻亦當拜

學齋帖禮記云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合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餽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餽禮輕故不敢祭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此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餽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餽夫之餘子可餽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餽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儒薄夫乃有泥古法而不祭妻子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日知錄 父不祭 子夫不祭 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

蕙田案 父之於子 夫之與妻 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 夫於妻齊衰期 父之斬傳重也 夫之期齊體也 服猶如是而況祭乎 小記曰 婦之喪 虞卒哭 其夫若子 主之注在寢祭 婦也 的確証寧人之說 非矣 當以朱子為正

右夫祭妻

禮記 喪服 小記 妾祔於妾祖姑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 必以其昭穆 疏妾祔於妾祖姑者祔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於高祖之妾也凡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

同列也

方氏慤曰凡祔以廟為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

欽定義疏 又案此言妾祔於妾祖姑下又言庶母不世

祭夫祔以為祭也將從其昭穆之次故先祔之妾母不世祭則妾祖姑已不祭矣祔之何為雜記云主妾之喪得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則不可謂妾母無祔食之禮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韋公肅云隱公母聲子不入魯惠公廟妾也胡氏安國云孟子已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故別立一宮祀之隱公不為已母聲子立廟明已特攝耳非君也桓公未立而為其母仲子立廟明將為君也是諸侯得為其生母立廟矣春秋書初獻六羽是妾母雖立廟其祭視適母降一等其言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毀之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乎若大夫士則斷無立妾廟之理蓋祔有二有初以班祔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

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妾子非君安得為妾母立廟則此祔妾祖姑者有廟即於其廟祔食無廟則為壇祔之而祭於次寢祔食與

蕙田案拘廟制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則高祖有廟祭明矣泥於子祭於孫止者謂妾母不世祭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祔祭也祔謂祔於廟

欽定義疏謂有廟即於其廟祔得經旨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

陳氏澹曰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七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方氏慤曰妾祔適嫌於隆故易牲而祭示其殺焉

欽定義疏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

妾可祔則遂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鄭以適祖姑言之誤矣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方謂易牲示殺其說未明

蕙田案祔於女君則不惟祔於妾而且祔於嫡矣嫡豈亦為壇以祭乎易牲說義疏精矣宗元案易牲說義疏之解精矣女君之說亦比鄭氏為當然或女君尚在而妾當祔食則嫡祖姑亦可以女君統之似兼此而義益備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

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疏妾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以其祔祭

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方氏慤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

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疏祭慈母即所謂承

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

應氏鏞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為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為庶母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為君者為已母如此蓋謂已既為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已於慈母庶母既為之後或為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

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已者義服小功衆子為庶母有子者義服總麻此二母於已祭之不世祭可

蕙田案妾母與慈母並言皆非已身之母疏以妾母為庶子自為其母非也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二經皆稱所生母曰其母而不曰妾母妾母之祔蓋從嫡子言之而非庶子所得自稱其生母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亦指嫡子嫡孫言若身所自出之母至孫便不祭則經亦不當有祔妾祖姑祔女君之文矣應氏彭氏說極有見

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

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注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疏公羊左氏妾

子為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今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公子君之庶子是貴賤之序嫡庶全別安得庶子為君即同嫡夫人乎故穀梁子以為於子祭於孫止朱氏董祥曰經言妾母不世祭者謂祀妾之禮當殺不得同於女君傳注子祭而孫不祭遂令賢者不祀其祖妾不肖者反致僭祭並於祖嫡安得謂之禮哉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其言祔於妾祖姑則祖妾為之祔食矣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高曾之妾皆祔食焉胡為子與孫有異乎曰然則稱不世祭何邪曰不世祭者非唯孫不為祭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

蕙田案於子祭於孫止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蓋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為君者言穀梁氏誤引耳朱氏引小記本文以破子祭孫止之說則是而以薦而不祭解不世祭則未確易牲易女君之牲耳况祭與薦雖有有牲無牲有尸無尸之別統

言之俱可謂之祭也

朱子語錄妣者媿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文集答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
 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
 註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
 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又問禮記曰妾母
 不世祭於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
 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
 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
 更詢考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
 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
 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蕙田案妾母之祔廟經有明文語錄載竇文

卿之問題主稱母則既答之矣而祭於何所
 祔於何所則引程子之言註於其下者朱子
 蓋無以處此而姑引此以當之則亦未能信
 其必然也竊謂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亦
 廟也既曰祔廟則不在私室明矣其或在東
 西廂與又問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疑
 而俟考疑者將考其世數則其有世祭明矣
 竊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
 高祖之妾猶祭也高祖以上祧主也增一世
 則高祖亦祧矣然則從食者其亦從祧乎又
 云孫祭妾祖母自稱孫無疑明孫當祭也妾
 母之祭久無定論今考之於古則有經文是
 禮之當然也質之儒者則有朱子之說是情

之自然也

欽定義疏謂祔廟而食親盡乃遷得情理之中議禮者當有所折衷矣

語類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本朝漢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証當時雖是眾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徐氏乾學曰妾母無廟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安所得高祖之妾乎凡若此者寄主之說固不可通就廟以祭亦有難行唯是

即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猶夫始祖所自之帝本自無主因祭則設之也孔氏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為壇祔之耳斯壇也不在寢安在乎祖妾可為壇餘親視此矣

蕙田案徐氏說妾母無廟非也妾母祔廟而食非謂有廟也又謂為壇於寢祭之亦非也為壇而祭亦當在廟寢安可有壇也既不本於經文又不徵之先儒之論母乃武斷耶

右妾母祔祭

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陳氏澥曰上中下殤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足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足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蕙田案注疏見前宗法祭禮條

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蕙田案注疏見前太子廟祭

陳氏澔曰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謂陽厭也

朱子語錄黃義剛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

欽定義疏士大夫常祭之外當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亦可見士雖一廟或二廟而所祭不止於祖禰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於高曾也鄭注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日與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

殤祭之於與之禮脫於祭祖禰時祔之則與既為祖禰之所棲不得又為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尚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次日舉殤與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其昭穆相當之廟祭之即謂之祔耳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宗子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於與為陰一設於屋漏為陽如食間之頃乃徹之與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元酒者為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元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為陽厭又見特牲與大夫不賓尸之末納一尊於室中者之非陽厭也

蕙田案陽厭陰厭見曾子問是專指祭宗子
 殤及凡殤而言至特牲少牢之未迎尸而設
 饌享神及佐食徹俎改設於西北隅以享神
 註疏亦謂之陰厭陽厭先儒多從之今於儀
 禮本篇亦未便輒易其說細思之曾子問但
 言厭祭無尸非謂尸不在而即謂之厭祭也
 厭祭專屬於祭殤與無後無疑

欽定義疏洵足以破前人之窠臼矣

右殤與無後者祔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

淮陰吳玉搢校字

